

【发郊】流年不利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715890)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715890>.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Character:	姬发/殷郊 - Character , 姬发 , 殷郊 , 姜文焕 - Character , 鄂顺
Additional Tags:	姬屋藏郊 - Freeform , 发郊 - Freeform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29 Updated: 2023-10-01 Words: 17,905 Chapters: 4/?

【发郊】流年不利

by [Asto_oriaaa](#)

Summary

姬发最近连遭噩运，姜文焕劝他本命年还是去拜拜太岁，姬发摔得走路都一瘸一拐：不拜，信神不如信己。我才不信神仙。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今世

“姬发，你这是怎么了？”姜文焕太过惊讶，一时忘了身在何处，连音量都没有控制，一句话落在安静的图书馆中，掷地有声。姬发一瘸一拐地扶着桌沿走过来，在众人的目光中咬牙，摆摆手示意姜文焕不要过来扶他，艰难地单脚跳了两步，在姜文焕为他提前占好的座位上坐下来。

“没事。”姬发语气平静，“刚刚实验课，在试验田里摔了一跤，没有崴脚，等明天应该就好了。”

“真、真的没事？”姜文焕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姬发的右手，食指和中指还缠着胶布，前天打篮球把手蹭伤了，到现在都没好；他又看了一眼姬发额角那道愈合尚未多久的伤口，留着浅浅的疤，这是姬发半个月前撞到桌角磕的。眼下旧伤未愈，新伤又添，姜文焕实在担心：“你还是去拜拜吧。”

姬发知道姜文焕是指哪一件事，他轻笑两声：“文焕，你知道我家不信神仙的，道啊佛啊什么的都不信。”

姜文焕从上个月就提了，姬发今年周岁二十四，本命年，犯太岁。他劝姬发去拜一拜太岁神，保佑今年诸事皆吉，姬发只当姜文焕是在开玩笑：若说是本命年，他十二岁那年也是本命年，没去拜什么太岁，也照样平安健康，无苦无忧活到现在。

于是，尽管他最近当真有些厄运连连——磕磕碰碰的这些小伤也就罢了，他的试验株被闯进学校里的猴子拔掉了两株，后来知道是市动物园的猴子出逃，可是那猴子旁的试验株不摘，偏偏就摘他那两株，摘完就老老实实坐在那里不动了，直到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赶来也没有祸害其他人的试验株。

姬发听闻此事后犹如晴天霹雳、当头一棒，他从篮球场匆匆奔到试验田，举着他那根因为擦伤被包扎得严严实实的中指，姬发说包扎得太严实了他没办法控制，并不是故意举着，没有竖中指的意思，真的，导师，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你们信我。

众人掩面：信的，姬发，我们相信你的。你先看看你的试验株吧。

姬发下了试验田，在他的试验株前站了良久，随即蹲了下去——姜文焕赶到的时候只看见姬发那颗丸子头在风中一抖一抖，善解人意的姜老师捅了捅姜文焕：小焕呐，你还是别过去了，小发好像哭了，我们给他一点空间吧，好吧？

对，尽管都这样了，姬发还是坚定地不去拜太岁神。试验株惨遭破坏，学校有这样的前例，正常；打篮球有磕碰，仍是正常；至于撞到桌角，在试验田里摔倒，也没什么意外的，只是这些事情发生得太过密集，但并没有超乎常理。和太岁神有什么关系？

他们一起在图书馆做完了小组作业的PPT，姬发背着电脑包，再次一瘸一拐地走出图书馆。姜文焕肃然起敬，他觉得姬发此人真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刚这样想，下一秒姬发就被一个只顾低着头往前走不看路的学生撞倒在地。

哎呀，坏了，这下天塌了。

姜文焕冲过去把姬发扶了起来：“要不还是去拜一下太岁神吧？”

姬发咬牙切齿：“我、不、拜！”

“这到底是什么破神？！我不拜他就这样处处给我使绊子，想必也不是什么好神仙！”姬发说，“信神不如信己，总之我不拜！”

姬发这次伤得严重了，一周都不能下地。鄂顺，就是撞倒姬发的那个学生，倍感愧疚，连连道歉，出了医药费，和姜文焕轮班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姬发去上课。三人熟络得倒快，仿佛前世相识一般，一下子就玩到了一起。姬发的脚彻底好了之后，鄂顺提议去爬山，姬发和姜文焕欣然同意。

他们出行前查了天气预报，挑了一个晴天，登到山顶却突然下起大雨。凤岐山山顶没有观景台，只修了一座道观。这里平时就没什么游客来，本地人来凤岐山也多是烧香，三人选定凤岐山也是因为这里游客少，上山路不会拥挤。

姜文焕家里逢年过节会进道观烧香，对道观并不陌生。姬发则是二十四年间第一次来道观，有些好奇，人站在屋檐下，眼睛却四处张望。鄂顺看着他，笑道：“我带你逛逛吧。”

“这是三清殿，里面供了上清、玉清和太清。”鄂顺说，“那后面是文昌殿，供的是文昌帝君，也就是文曲星。”

“你对这些神仙好熟悉啊。”姜文焕笑嘻嘻，“你常来吗？”

鄂顺点头：“嗯，我就是做这个的。”

姬发在他们两人说话时随意走了几步，越走越远，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一座殿堂前面。相对前面恢宏壮大的三清殿，这座副殿要小许多。姬发抬头看牌匾：太岁殿。

姬发扯了扯嘴角，他和太岁神真是冤家路窄。姬发秉承华夏民族的传统美德，来都来了，索性进去看看。两侧列着六十位值年太岁，既有慈眉善目面含微笑的，也有怒目圆睁神色威严的，殿中的主神像用一块布遮了起来，旁列小牌：地司荡凶院都雷杀魔伐妖统辖值年岁君大元帅、总领太岁统辖诸星至德玄威真君 塑像修缮中。

他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以为是姜文焕和鄂顺来找他了，便转身去看。

不是姜文焕，也不是鄂顺。

对方穿得很简单，在向来喜欢研究穿搭打扮的姬发眼里甚至是太过简单了，往常街上看到这种人他最多只会扫一眼，甚至一眼都不会看——姬发并不喜欢关注他人。相对来说，他更习惯于他人对他的关注。

但都说，时尚的完成度是脸。

那张脸实在是好看，浓眉，高挺的鼻梁，上下都很丰满的唇，以及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姬发总感觉在哪里看到过这双眼睛，可是他又觉得似乎没有见过，因为被这双眼睛认真注视着的感觉太过深刻、太过难忘，如果他被这样注视过，他怎么会忘记呢？

那丰满的唇微微上扬，那双眼睛也因为弯起的弧度显得更加灵动，像是蕴满星辰倒影的池水忽然被搅碎流动起来，对方在笑着注视他：这一事实让姬发的心跳动得更快，甚至是过快，快到他的心脏仿佛被紧紧攥住。姬发很少有这样不受控制的失态时刻，他的性格看似温和近人，但实际处处要强，一切都要做到最好。哪怕是机器人都无法做到万无一失，那他便更要贴近机器人般冷静趋近于冷酷的状态才能达成所愿，容不得一点差错。

“你是来拜太岁的吗？”对方笑着说，“你要先领太岁包哦。”

“是、是的。”姬发难得结巴，“在哪里领？”

“你去外面坐着，我给你拿。”那人走到后殿去了，不知道钻进了哪个小房间里，姬发便乖乖走到殿外的桌椅前坐下。是他的错觉吗？有一瞬，太岁殿中的六十尊值年太岁塑像都微微转过来望着他。姬发眨了眨眼，那些塑像还是和方才一样摆放着，并没有转向。

姬发猜想那人应当是道观的工作人员。是道士吗？看着也不像啊。正在胡思乱想之际，那人便来了，递来了太岁包和笔：“写上名字和出生年月日。”

姬发一笔一划写下：姬、发。

“你叫姬发呀。”那人不掩语气中的雀跃，“你好，我是殷郊。”

殷郊。

姬发说：“真好听。”

“嗯，你的名字也好听。”殷郊有来有往地夸奖了姬发，“然后你要拿着太岁包参拜地司荡凶院都、都雷，”殷郊磕巴了一会儿，长呼一口气，似乎是作出了什么决定，“你参拜一下执年岁君太岁之神至德真君，再拜一下值年太岁便行了。”

姬发有点想笑，但总觉得现在笑出来殷郊肯定会生气。是从其他殿里刚刚调来的工作人员吗？所以才记不住太岁星君领袖的封号吗？

他对着那块被布遮住的神像参拜了三下，又走到他的值年太岁面前。殷郊说可以许愿，其实他不信这些，但许一下也无妨。

当值太岁大将军，弟子今年犯煞星，特向将军祈福，望将军庇佑，姬发听了殷郊的话，念到这里又忍不住走神，哎，殷郊长得真好看呀，他是混血儿吗？怎么五官那样立体？希望他不是道士，不过道士能谈恋爱吗？我要怎么开口向他要联系方式呢？

当值太岁大将军保佑我能追到殷郊吧，我会多捐香火钱重新修缮太岁殿的。

信奉唯物主义的姬发许完了愿，心满意足地起身，面上装作无事发生，对着殷郊说：“我已经向太岁星君许愿今年逢凶化吉了，是不是这样就好了呢？”

殷郊的脸不知为何红得厉害，他张口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姬发不明所以：“是我参拜得不够诚心吗？要重新许愿吗？”

“不、不用了。”殷郊的耳朵也红了，他指着殿外的香炉：“把太岁包扔到香炉里烧了就好了，这样就是把今年的灾祸全都烧掉了。”

姬发看着太岁包渐渐被火舌吞噬，思考着如何自然地 toward 殷郊索要联系方式，殷郊却先开口了：“我们道观有时也会做法事，我把做法事的日子发给你，你方便的话就来看看吧。”

姬发立即点头：“我特别特别喜欢看道观做法事。”

姬发的长发留到肩膀，出门前会扎成丸子头以便行动。他早上扎的丸子头本就因为登山有点散乱，几缕发丝随着他点头的幅度散落下来垂在额间。殷郊一时看得有些出神。

“我的头发很乱吗？”姬发注意到殷郊的视线，他伸手要解下发绳整理头发，殷郊摇头：“这样好看。”

“姬发！”姜文焕喊他，“找你好久了。太岁殿？你终于肯来拜太岁啦？”

鄂顺也走进来，殷郊又和他们打招呼：“我是殷郊。”

“我是姜文焕。”姜文焕指指鄂顺，“他比较内向，他……”

“鄂顺是我表弟。”殷郊说。

姜文焕惊奇：“好巧哦！”

殷郊看着姜文焕，微笑：“是呀，说不定我们上辈子也是表兄弟呢，我妈妈也姓姜。”

“也不是没可能啦。”姜文焕说。

-TBC

表哥表弟一家亲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梦里记忆分明清晰而深刻，醒来却朦朦胧胧，一忘皆空。姬发坐在床上，努力回想却始终不得其解。有大片大片的麦田，也有放眼望去皆是白茫茫的雪地；有恢弘壮丽的宫殿，脏污腥臭的牢笼，短兵相接的金属碰撞脆响，和一声又一声"姬发"。有人在唤他的名字，有时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有时是披坚执锐的年轻将领，更多的是散着长发身穿白衣的青年。他看不清对方的脸，一切他都看不清，如同雾里探花。

太怪异的梦。

姬发想着大概是前几天看了一部武侠电影，才做了这样一个梦。他洗漱完对着镜子，精心打理他那头长发，梳好一个完美的丸子头，这才心满意足地背上书包出门。他并非朝歌人，只是来朝歌上大学，父母在学校附近给他租了一套房。姜文焕和他租了一个小区一幢楼，他住楼上姜文焕住楼下。

姜文焕在楼下等他，看到姬发眼皮一跳，又不知道说什么合适，小心斟酌了自认为的高情商问句："你孔雀开屏啦？"

其实他本来想说公鸡，因为姬发看起来雄赳赳气昂昂的，很像是一只即将要去巡逻的公鸡。但他知道这样说姬发肯定会打他一拳，于是姜文焕擅自美化了一下，孔雀总比公鸡好得多吧？

——然后姬发还是给了他一拳。

姬发有一辆摩托，姜文焕有时候会蹭姬发的摩托，更多时候是骑着他那辆小电瓶上学。摩托的速度和排气管的轰鸣都与姜文焕调性不合，姜文焕不喜欢，姬发却喜欢。两人看着相似，实际却大有不同。单说长相，两人都是温文尔雅那一派的，并没有什么攻击性，但姬发的眉眼却更锋利一些，尤其是皱眉冷眼的时候，掩在温和之下的侵略性便顺着那皱起的眉峰一点点滑了出来。又说性格，姜文焕大多时候是得过且过，他不争第一，也不甘心做最后，总是飘在中上游，姬发却是争勇好胜，万事都要争第一。

姜文焕坐上后座，姬发不让他揽着，他便凭借着在健身房多年练出来的强大底盘稳住自己，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胆战心惊地抚住胸口，随后被姬发的香水味激得打了一个喷嚏。

风声大，姜文焕怕姬发听不清，大声嚷嚷："姬发，你换香水了是不是！"

姬发没理他。

姜文焕又说："这个不好闻，你快换回去，我鼻炎都要犯了。"

姬发粗声回答："你再说一句话我就把你扔在这里了。"

姜文焕闭嘴了，他通常不搭姬发的摩托，一般都是快迟到了才求姬发载他一下。他挂念着自己的平时分，因而忍气吞声了。到了学校，姬发停好了摩托，两人又一路拼命死冲，姬发冲进教室时老师正点到"姬发"，他响亮地应了一个"到"，紧跟着就是姜文焕。姜文焕气若游丝地答到，看到姬发已坐下了，旁边还坐着鄂顺和鄂顺的表哥，殷郊。鄂顺给他做口型招呼他快过来。

他坐下时就听见姬发对殷郊说，殷郊，你吃早饭了吗？我给你带了面包，是我家附近很有名的烘焙店做的，你要尝尝吗？

谢谢你，姬发。殷郊咬了一口，好吃。

两人一个给得顺手，另一个接得顺手，仿佛姬发一直就是这么照顾殷郊的，而不是昨天才刚刚认识。

我悟了，姜文焕想。我真的悟了。他现下知道姬发孔雀开屏为哪般了。

鄂顺小声说：殷郊早上在家里喝了一碗粥吃了一笼小笼和两个烧卖，来的路上又吃了一个大饼，居然还吃得下。

姜文焕讲：我还什么都没吃。

鄂顺有点同情，他戳了戳殷郊：表哥，文焕他没吃早饭呢。

小焕，你没吃早饭啊？殷郊大惊失色，立即把面包撕了一半，快快，别饿死了。

姜文焕在姬发时不时投过来的视线中抽抽噎噎吃完了那半块面包。

昨晚殷郊给他发消息说明天他们有同一节大课，要不要给他占个座，姬发这才知道殷郊和他选了同一门课。他先前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殷郊和他同校。怎会如此，学校里如果有殷郊这样的人，他应该刚入学就注意到才是，居然两年了都没有发现。

殷郊解释说是因为他下了课就回家，不在学校里久留，而且音乐学院和农学院相距甚远，正位于学校的两端。

看姬发还在懊恼，殷郊又拉住姬发的手，把他紧握的手指掰开，在姬发摊平的手掌上放下一个香包。

姬发仔细看看，这个香包和昨天焚烧的太岁包并不一样，针脚细密，没有要写名字和出生年月的地方，只绣了一个“發”字。

"这里面有太岁符。"殷郊说，"你戴着这个，那些灾气祸气知道你是太岁神保佑的人，就不敢靠近了。"

“是不是还可以保佑财运亨通？”姬发看得入神，“这上面还有一个‘發’。”

殷郊愣了一下，笑着说："不是发财的发，是姬发的发。我绣了你的名字。"

"你、你亲手做的吗？"姬发神色一紧，立即觉得这三小时的大课难熬起来，他恨不得现在就奔回家，将这个香包放到保险柜里好好收藏起来。殷郊知道他在想什么，立即开口："我希望你随身戴着。"

姜文焕说原来拜太岁的售后服务这么好，还送太岁符呢，早知道他也拜一个。鄂顺摇摇头，很诚实地讲，不是什么人拜都有的，我表哥心地不是特别好的。

本就如此，太岁星君掌管人间吉凶祸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善神，他会给人间带来福运也会降下祸乱，殷郊还兼任地司大元帅，杀伐果断，千年来不知道斩杀了多少妖魔，比起福神，杀神这个称号更为适合执年太岁之神殷元帅。

姜文焕觉得鄂顺懂的实在是多，不愧是家里做这个的。他虚心求教，那还有没有什么神仙人比较好的，他也去拜拜，因着他最近论文一直写不出来。

"你拜北斗星官中的贪狼星君就好。"鄂顺力荐，"或是帝车星啊太阴星啊，很灵的。"

姜文焕说好好好，明天就去。

Chapter End Notes

哎哟很抱歉博主写不出什么风光霁月的太岁星君殷郊，只能写出早上在家里喝了一碗粥吃了一笼小笼和两个烧卖，来的路上又吃了一个大饼，到了教室依然吃得下面包的殷郊.....但我们太岁星君本来就很平易近人啊！造神庙都不要百姓们出钱，木材都是自己出钱订了让人送过来，每年正月初七百姓们供点捞面和大饼就心满意足的神君哪里找啊！和百姓一样爱吃捞面和大饼的神君哪里找啊！特别朴实特别爱吃特别好养活的郊郊，博主轻轻落泪一下。

因为很喜欢我们表兄弟组和幸存伐纣二人组所以忍不住多写了一点笨蛋大学生日常。小姜是上面有人的小姜，你的爸爸你的姑姑还有你的好兄弟都会在天上看着你哒^^不用管你姑父了就当他死了吧.....

*鄂顺封贪狼星，姜后封太阴星，姜桓楚封帝车星。

回忆杀袭来

Chapter Summary

武王和岁君在谈恋爱。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你的封号未免太长。”武王笑着说，“我们太岁神自己可记得住？”

他说这话时半靠在榻上，连朝服都还未换下。殷郊躺着，低头把玩着他腰间的玉质鱼符，半晌才说话：“地司荡凶院都雷杀魔伐妖统辖值年岁君大元帅、总领太岁统辖诸星至德玄威真君。”

姬发哈哈大笑：“你刚刚不说话是在想封号吧？我早已和尚父说过，给你的封号就不宜太长，你记不住的。”

殷郊羞恼，把鱼符一扯，莫说他现在是神仙，就算是尚还为人时力气也大得惊人，那绑着鱼符的绳子自然是一扯就断。殷郊把鱼符收到怀里：“不给你了，还我。”

“你送给我了就是我的，殷郊！”姬发伸手去抢，即便登基为武王已经几年了，可他年岁本就不大，又是与殷郊独处，少年心性一激便起。殷郊闪躲，姬发往他身上一压，想要借着一上一下的姿势优势制住他，却被殷郊揽着脖颈翻身压了过去。一瞬间上下颠倒，殷郊骑坐在他身上得意洋洋：“姬发，你莫要忘记，以前质子营训练时体术总是我赢的时候多一些。”

姬发望着殷郊，殷郊自从上了昆仑后便很少束发，战斗时才会简单挽起来。现下快要就寝，殷郊自然没有挽发，长长的发丝披散下来，有几缕落在姬发脸上，有几分莫名的痒意。

“你怎能这样对我。”姬发说，“殷郊，你已经拿走过那鱼符一次了。”

他软了声，殷郊向来吃软不吃硬，更别说是姬发主动示弱。姬发又提起那一次，他不免心虚，把鱼符给姬发系了回去，再挂上一个布包：“还你啦。”

姬发把布包拿起来看，针脚歪歪扭扭，十分粗糙，勉强能辨认出上面绣的是“發”。姬发知道这必定是殷郊自己绣的，只是殷郊先前不会做针线活——他也不需要会，先前为王孙，后面封为大商太子，再后来是神仙，略施术法便可变出一套崭新的衣服。姬发倒比殷郊擅长得多，做质子的时候，训练时摸爬滚打的动作太多，容易将衣服蹭破，哪怕是去领新衣也要上报登记，没有那般快，要过几天才能领到新衣，可他快要没衣服穿了。久而久之他便学会了缝衣，又无师自通学会了制作香包。

姬发送殷郊香包那天是乞巧节，殷寿给他们放假，因着还在行军路上，训练暂停一天，但严令禁止质子们外出。殷郊坐在树下发呆时，姬发走了过来，以一种抛掷暗器的手法把那香包往殷郊身上一扔。殷郊敏捷地接住，又埋怨道：“你又不说话。如果不是我听出你的脚步声，你現在已经被我按到地上了。”

“我知道你肯定能认出我。”姬发在殷郊身边坐了下来。殷郊已经低头在研究那个香包，突然大叫：“好你个姬发！”

姬发吓得肩膀一抖，他扭头看向殷郊：“我，我……”

“我父亲都说不可私自出营了，你偷跑出去私会哪家女郎了！”殷郊瞪着姬发，语气不善，“还给我看人家送你的香包！你这是何意？违背军令，你觉得我会包庇你吗？”

那你肯定是会的。姬发腹诽。说得好似你之前没有包庇过一般。

他无奈，把香包上的“郊”字指给殷郊看：“这是我给你做的。”

殷郊面色一松，随即陷入茫然。他摩挲着凹凸不平的刺绣，看看香包又看看姬发，一派纯真：“为、为什么要给我做？”

姬发叹气，他就知道殷郊定然不懂。方才殷郊生气，他还以为是殷郊察觉了他的心意，对他生了嫌隙和厌恶，没想到只是以为他擅出军营。

罢了，罢了。姬发好脾气地说：“嗯，这个呢，我们西岐的风俗是，呃。”他想了一会儿，继续说：“乞巧节时，要好的朋友彼此之间会互送香包的。”

“原来是这样。”殷郊恍然大悟，又小声说自己不会缝香包，等降了苏护，回朝歌后送姬发别的。

姬发点点头。

那年他们十六岁，一切尚未发生，甚至大军还未到冀州。他们只是一同坐在树下望着月亮。殷郊说自己有些想母亲了，姬发宽慰说王妃在朝歌和我们看的也是同一轮月亮。

转眼间已经十年过去。送香包的人从姬发变成了殷郊，而殷郊已经不是会被姬发三言两语糊弄的少年，会相信什么要好的朋友会在乞巧节互送香包。

殷郊指了指月亮，“和我母亲学的，”又说，“没有你做得好。待我手艺再成熟些，给你换个新的。”

“不用换，这个就很好。”姬发摸到香包里有符纸般的东西，便问：“里面是什么？”

“太岁符。”殷郊微微扬起下巴，一如他为王孙、太子时矜贵的模样：“保你诸事皆吉，灾祸全消。”

“这是回礼。”姬发解下那枚总邻着鱼符的玉环，“殿下当时回了我一枚鱼符。”

殷郊接过，正欲收进衣袖乾坤中，明日换了道服再佩上，就听见姬发在一旁幽幽地说：“我可不会要回去，太子殿下好生收着便是。”

殷郊头疼，万事皆了后，姬发惯爱旧事重提。先前大事未决，情爱小事两人不曾多计较，能重逢便是最好。现下姬发一桩桩一件件地翻出来，殷郊又确实理亏，输得一塌涂地。

“我当时什么都不记得了。”殷郊说。

那时被申公豹洗了脑又回了朝歌，前尘旧事俱忘，只记得殷寿是商王，他是大商太子，而武王正在伐商。在战场上两军相接，对面主帅见到他便大喊殷郊，语气惊喜万分，似乎两人不是生死仇敌而是故交好友。他自然恼怒，叛臣贼子也敢不使用尊称而直呼他的名字，装着与他熟稔，可他分明不认识此人。

殷郊便举起方天画戟，欲要将那主帅捅落马下，却在刺出时不由自主松了手变了方向，最后只堪堪划过那主帅腰间，连铠甲都没有刺破，只割断了那人腰间系着的一块玉。绳子缠

绕在方天画戟上，殷郊将方天画戟收回，顺手将那块玉取了下来攥在手心，冷哼一声：“我乃大商太子！你是何人，也敢直呼我的名讳！”

对方怔愣了一瞬，很快回道：“我是姬发。”

姬发，不正是武王吗？殷郊这次不欲收手，再次举起方天画戟，被旁出的一剑阻住。姜文焕大喝：“姬发，你疯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在战场上你也敢走神！”

“杨戩，快把姬发带走！”姜文焕只是阻着殷郊，并没有要伤他的意思，殷郊也是同样，姜文焕是他的表哥，他一时无法下杀手。杨戩踏空飞来，一下提起姬发离开。

“下次战场相见，我必不会留情。”殷郊收了方天画戟，盯着姜文焕，“表哥，你弃商投周，不忠不义。”

姜文焕只是苦笑：“殷郊，还记得你母亲是怎么死的吗？”

姜文焕也收了剑，“再会。鱼符你且收着，姬发来向你讨也莫要给他，回到你手里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一场战事歇了，殷郊卸下铠甲回到帐中。姜文焕说得不错，很多事他确实忘记了，包括母亲的死，一切记忆都模模糊糊，痛苦的感觉却分外深刻。断骨重塑，抽筋刺肉都远远比不上这种苦痛。痛苦似乎只是被他忘记了，但仍然存在着。

接连几场战事都是大商败了，虽有神仙相助，但神仙们也不会插手每一场战事，殷郊自己也没有变出法相，只以人身出战。殷寿召他到主帐，他知道父亲是要责怪他这几场战事指挥不利，进去便先跪下。果不其然，殷寿一鞭抽来，他不闪躲，受了那一鞭。殷寿扬起手，要落第二鞭时，殷郊突然想道，奇怪，为何他总觉得会有人替他挡下这一鞭？

有这样的人吗？

殷郊挨了三鞭，这些伤口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他的父亲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做到这里也就够了，三鞭足以让自尊心甚高的殷郊觉得屈辱，足以让殷寿觉得他的儿子仍在他的掌控之中。

殷郊出了营帐，天边已悬上一轮明月。他不太想回到自己的营帐，便一路西行，走了不知道多久，久到已经看不见殷商营帐，周遭只剩下一片麦田。他坐下，想起那枚从姬发身上取得的鱼符，又拿出来看。

这枚鱼符殷郊当然认得，因为这是可以出入太子寝宫的鱼符。这本就是他的，是物归原主了，可是它先前为何在姬发那里，又被武王随身携带？

武王身上佩着殷商太子寝宫的通行证，这像话吗？殷郊轻笑。被殷寿知道，少不了猜疑。殷寿没那么信他，也没那么爱他，殷郊先前不懂，现在懂了。重活一遭，他倏然懂了许多先前不懂的事，可是似乎先前很多懂的事，他也弄不懂了。

风吹麦田，麦声簌簌。殷郊听到了那混在其中的脚步声，但他一动不动。是个凡人，不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周兵抑或商兵，都不要紧，总归伤不到他。

“太子殿下，可否将鱼符归还与我？”

年轻的武王看着殷商太子，语气温和却坚定。他伸出手，等待着殷郊将鱼符放上来：“那鱼符对太子殿下来说可能是无足轻重之物，对姬发来说却重于千金。”

殷郊说：“不给。”

他答得干脆，姬发反而被噎了一下：“殿下想要什么，不妨说与我听。我必极尽我所能。”

这人初见时明明喊他殷郊，现在却一口一个太子殿下。

殷郊不知为何有些不满，心口总有股郁气，语气也越发不好：“鱼符是太子寝宫的出入证明，岂能随随便便给你？武王收着鱼符有何意图？难道是想随意出入我的寝宫吗？”

“太子殿下所言极是。”姬发弯腰，与坐着的殷郊视线平行。他定定地看着殷郊，殷郊也看着他，并不闪躲，等待姬发说下一句话。

姬发却没有说话了，他站起身，转身要走。殷郊下意识拉住他：“那鱼符你不要了？”

他随口一问，不料却不知怎的触及了姬发的逆鳞，从战场上相见到方才都温温和和的武王倏然失控，回身将殷郊按倒在麦田里：“是我不要了，还是太子殿下不要了？”

“既不能随随便便给人，那为何给了我又要收回？”姬发的声音尖锐，问题也尖锐，殷郊竟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我有何意图？那你当初给我那鱼符又是什么意图？”

姬发咬牙切齿，看起来很想给殷郊一拳。他的拳头都已举起，殷郊说：“我不记得了。”

姿势犹如一张紧绷的弓弦的武王忽然泄了气，剑拔弩张的气氛也松懈下来。姬发的神色一瞬变得异常疲惫。他喃喃道：“是啊，你都不记得了。”

天色已暗，只有那一轮圆月发着光。本该是看不清的，可殷郊是仙人，怎会看不清那一滴一滴顺着姬发的眼角蜿蜒而下，在衣襟处隐没的泪。

殷郊的心脏又开始痛了，好痛，比重塑肉身都要痛。师父说世人皆苦，要受的就是这般苦吗？可是他未曾受伤，也未曾落泪，只是看着姬发落泪，也会这样痛苦吗？

“我会想起来的。”殷郊说，“全都会想起来的。”

“你，你再等等，好吗？”殷郊从未用过这样祈求的语气说话，他是大商太子，怎能向敌军主帅、大周天子低声下气，可他总感觉在这之前听过很多次有人用这样的语气替他四处祈求。

主帅，不是殷郊的错，他是无心之失……回禀主帅，不是殷郊畏战，而是马畏战……大王，殷郊他……

“好。”姬发的声音仍有点哽咽，带着点鼻音，听起来相当可怜。武王吸了吸鼻子，又伸出手：“鱼符。”

殷郊失笑：“你偏要拿走吗？”

“是太子殿下愿不愿意给我，不是我要不要拿走。”

“给你就是了，不必再喊我太子了。”

一道亮光闪过，哪吒踩着风火轮披着混天绫叉腰看着两人。哪吒一张圆圆的脸蛋皱起：“师叔说你必定是出来寻殷郊了，我还替你说好话，你！”

“哪吒。”见到哪吒，殷郊有些羞赧和愧疚：“师父他们过得可还好？”

“好着呢，好着呢，比你们两个可怜虫好多了。”哪吒故作小大人状，“哎哟，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哪吒一手把姬发拎起，另一只手向殷郊作别：“郊郊，我先走啦，武王我也一并带走了！

你在商王那边照顾好自己！”

殷郊离开朝歌时，殷寿并不惊讶。他早就料到这一天，自从那日殷郊在战场上与姬发相见，回来时他看到殷郊腰间挂了那枚曾经赐给姬发的鱼符，第二天再见殷郊时，鱼符却又不见了，他便知道殷郊迟早要想起来了。

你走吧。殷寿拦住下令追击殷郊的申公豹，他少有地对殷郊露出一个笑，我们便来看看，最终我是死于血亲之手，还是万寿于世呢。

最终殷寿是自焚而死的。

“你那时哭了。”殷郊回忆至此，狡黠一笑：“唉，武王当时已经二十有四了吧？未曾想还那般爱哭啊。”

“我看你也爱哭。”姬发俯身凑到殷郊耳边说了几句，殷郊的脸顿时红了起来，他推了下姬发：“你好不要脸。”

姬发被推一个踉跄，心想殷郊到底是力气大，昨天夜里也是这般，殷郊最后做生气了，只推了他一下他便直接滚落床下。殷郊慌慌张张来扶他，他生性好强，佯装没事，只嘴硬说自己方才是底盘不稳，并不是因为殷郊力气太大才摔下去的。

殿内的窗开着，又看见圆圆一轮明月挂在天边。殷郊看着月亮说：“我有点想母亲了。”

“她应当在月宫中看着我们吧。”姬发说。姜后封了太阴星，封神后其他神仙陆陆续续回了天庭述职或去当值了，殷郊一直留在凡间，不曾回去，还未和母亲重逢。今夜月明，本应星星稀少不可见，有一颗星却亮得出奇。

姬发仔细一看，是天喜星。

他干咳一声：“说来，你父亲死前知道我们的事吗？”

“无论知不知道，现在总该知道了。”殷郊说，“怎么，你怕他偷偷剪了我们的红线？”

“他那般小心眼。”姬发嘀咕，却见天喜星忽的一闪一闪起来。这也听得见么？他捅了捅殷郊：“他生气了。”

“不管他。”殷郊亲了亲姬发脸颊，天喜星闪了一下便直接灭了。姬发知道殷郊是要与殷寿作对，但还是被亲得晕头转向——殷郊于情爱方面内敛些，鲜少主动亲他，姬发伸手揽住殷郊，殷郊说：“先、先关窗。”

天上熟人太多就是不好，也不知道哪位他的同僚或者是亲朋好友正好闲来无事会在这个时候望向人间，但殷郊终归还是要脸面的。

窗合上了，那轮月亮也渐渐隐没在云朵之后了。天暗到天明，又是一夜过去，人间浮生又过一日。

-TBC

不知道为什么把武王和太子写得像初中生恋爱.....万事终焉后姬发和殷郊应当在彼此身边找到平静吧。也因故人都上了封神榜，即便要给天庭艰苦打工也还是重获新生了，在封神前姬发和殷郊对往事可能都会选择避而不谈，因为他们已经失去太多亲人和朋友了，每一次提起大概都是一种刮骨疗毒般的痛。但当封神之后，质子营，父亲母亲和哥哥都是可以谈及的话题了。

博主设定的武王和太子没有什么朝代更迭的很复杂的家仇国恨，因为我流殷郊是并不在意朝代更迭的殷郊，已经发下宏愿要弑父杀君的人怎会在意朝代是商还是周，更何况他已重塑肉身并非凡人呀。我觉得对于殷郊来说，家是大于国的，但他的家已经散了，这个国是谁的国也不重要了，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就好了。

我想两人仍然避而不谈但迟早还是要谈的应该是武王的死.....

说了很多废话抱歉^^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不用在意。本来只想写简单写几百字前世作为过渡的，突然写了几千字我也有点茫然.....

(Feat：被杨戬和哪吒拎来拎去的武王)

武发杀殷，何所悒？

Chapter Summary

武发杀殷，何所悒？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殷灭周立已一年有余。仙人们只管克殷，殷商既亡，仙家事便结，早已回了天庭，人间事却还需凡人自行了结。一年来，姬发派兵征伐尚未臣服的小诸侯，亦有亲身征战，诸侯小国归依大周，而后仍要确立宗庙礼乐，土地分封。如此，前朝讨论许久的分封前些日子也终于定下，大事业已完了，殷郊望了几眼，名单密密麻麻，笑道：“这好似是人间的封神榜。”

姜文焕分封东鲁，他昨日便已出发，临行前还同姬发殷郊喝了几杯酒；姜子牙持封神榜下山后已成凡人，不能再返回天庭，姬发封他做了齐侯，过几日也要前往营丘了。燃了几年的战火恍似一梦，故人渐去，唯余姬发和殷郊尚留镐京。

从这场经年的征战中最先恢复过来的是天下百姓，战争结束不过一年，都城却已繁华复似大战之前。向来如此，平民们并不关心坐于王座之上的人是姓殷还是姓姬，他们只关心粮价几何布价几何，今年又要交多少赋税，若是贤王他们便交口称赞，便是庸君他们便默默唾弃。好在姬发是个贤王，一路走来身边擦肩而过的青壮老少都在赞赏武王贤明，人群中有一侃侃而谈的老伯，先说武王箭法出众，一支箭可取八百里之外的敌军首级，又说武王励精图治，每日寝宫灯火子时方熄。

殷郊站着不动了。

姬发大觉不妙，但殷郊是个什么性格什么体格，暂且不说他的固执，单是他站着不肯动，武王也很难拉得动他。殷郊听着，时不时点头，在老伯眉飞色舞地讲完一个武王披挂上阵连斩二百余人的故事后大声叫好。老伯见到如此可心、热心的听众也倍感欣慰，受到鼓舞后再讲武王八尺有余，人长得十分清俊。老伯讲到这里停了一停，在人群中扫视一圈，随即指着殷郊旁边的姬发：“我们武王便同这位小哥一般高，长相也是这般好看。”

人们纷纷看向姬发，发出一阵喟叹。

武王：“……”

“但是——”，那老伯卖了个关子，殷郊立即接道：“但是什么？那武王可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

“正是！”老伯一拍手，“我们武王生而骈齿，牙齿比常人多出一排，牙齿都这般刚强有力，武艺自然更加精湛！”

殷郊倒吸一口凉气，大为震撼：“竟是如此！”

姬发：“……”

姬发咬着牙把神君硬是拉走了，殷郊还颇为依依不舍，一面被姬发拉着一面回头问老伯明天还讲不讲武王的故事，姬发抓紧了殷郊的手臂：“你明天可不准背着我偷偷来，想来一定要叫上我。”

一年来他多次亲征，大军得胜班师回朝，街道挤满了庆祝大军凯旋归来的百姓，他便骑马行于大军前方，并非是什么深居简出不常出宫的君王，大多数百姓们都见过他的模样，现下是如何传出了一个他生而骈齿的故事？

姬发郁闷，殷郊倒是觉得听得有趣：“他们爱戴你，才编出这些故事。你看我父亲，商人从上至下恨不得啖其肉饮其血，哪有人讲这些。”

所以殷郊喜欢听。他见百姓喜欢姬发，他也很高兴，姬发本就是万事都做得很好呀，从前做殷商王家侍卫最得赏识，如今做君王也最得百姓喜爱。姬发便是这样好，这样值得人喜欢。

“但是骈齿未免也太过难看……”姬发嘀咕，“再往后传，把我传成丑八怪可怎么办？”

姬发爱漂亮，他学剑，剑花挽得漂亮；他射箭，拉弓姿势漂亮；营中比试体术，姬发摔人的动作也漂亮。

姬发初来朝歌时，不知朝歌的冬日那样冷，竟会冷到手上生疮。姬发慌慌张张，一方面是不便于训练，失了对武器的感知又痛痒难耐，另一方面是生疮之后指节红肿，疮看起来也尤为可怖难堪。他悄悄问殷郊 这要怎么办，殷郊从宫里拿来了药膏，姬发问这会不会留疤，殷郊哼笑：你要做英雄的，有点伤疤才好，这是英雄的勋章。

姬发说枪剑留下的疤便罢了，冻疮留下来的疤不好看。他唉声叹气，殷郊说这是北崇进贡的，他们那边天寒地冻，制作这种药膏最为在行，断然不会留疤的，你放心好了。

西岐是怎样的呢？殷郊问，他没有去过西岐，母亲自东鲁而来，会给他讲东鲁大地的故事。父亲曾去过北崇打仗，也说过一些白雪天地的见闻。殷启的王妃是南疆人士，偶尔也在宫廷聚会上提起过南疆风俗。唯独西岐，他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这片土地，但他面前正坐着姬发。他想，孕育出姬发的这块土地一定是很好很好的，而且很暖和，就像姬发一样。

姬发一边说起西岐一边摘下了头盔，因为头盔太沉，他要低头涂药膏，戴着头盔不方便。殷郊发现姬发束了发之后竟还扎了两条小辫一同绑了起来，其他质子就只是束了发而已。殷郊惊奇，一时忘了西岐：“你、你还挺爱打扮啊？”

年仅十二岁的姬发要坦然承认自己爱漂亮还是有些困难，他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你若喜欢，我也可以为你束发。”换成是现在的姬发，姬发便会直言是的，他这般认真打扮自己，只希望后世传他丰神俊朗，而不是什么生而骈齿又或者目有双瞳的奇人异相。

“克殷时下凡的仙人太多，有些样貌奇特的，便被百姓们记住了。”殷郊说，“现下仙人刚回去不久，百姓们尚还觉得新奇。待人间再过一个甲子，故事里定说武王是长相俊美武艺高强，'贤政爱民'的好君王。”

姬发却一时没接话，过了半晌才微笑起来：“那便等人间再过一个甲子吧。”

可是他并没有下一个甲子呀。姬发想，殷郊不说，他也不提，他们对于这一个问题保持默契的沉默，一如他们许多次心领神会的瞬间。

姬发曾经不信神佛，虽然父亲擅长占卜，但他始终对此将信将疑。目能视物，耳能听声，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而要相信那玄而又玄的天命呢？后来姜子牙持封神榜下山，他终于知道原来这世上真的有神仙，可是有与没有，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区别。他若信所谓天道，当时在朝歌便不会亲手了结殷寿性命了。神仙不做的事情，他自己来做，他也能做。

便是没有神仙相助，他迟早也要将朝歌打下来，只是多花些年月。但人死不能复生啊，再过几年，十几年，姬发也没有办法让一个断了头的人重新活过来。

只有神仙才可以。

“姬发！”殷郊大喊，“你看我的头长出来了！”

姬发如今回想起来也觉得殷郊此人没心没肺得可怖，他在多少个午夜惊醒发现自己满脸是泪，宫人小心翼翼地门外问，少主，我给您倒两杯压惊茶？姬发伸手一擦眼泪，沉着声说不用。他恨丝毫不顾血肉亲情、罔顾人伦的殷寿，也恨自己，恨自己不够周全的计划，恨自己没有顾好殷郊，就这样夜夜惊醒很好，他有什么资格安眠呢？余生便只在这样的惩罚中度日也是他应得的。

而殷郊居然用一句“头长出来了”把这段时日轻松带过了。

那一刻姬发甚至想破口大骂殷郊是混蛋，想抓住殷郊的衣领问你到底有没有心，但他只是转头对着身后的宫人嘱咐。

找些工匠请几座三清像和十二金仙像来，每日早中晚香火供奉。姬发说。

殷郊修了道，耳清目明，他隔着几米也听见姬发说话了，他几步快跑过来：“给广成子多供些香火行吗？那是我师尊。”

“哎，你别瞪我。”殷郊委屈，“师尊人很好的，他知道我想你，还给我看你在人间的样子。”

姬发心中一紧，他担心广成子让殷郊看到了他半夜流泪的模样，那情感是无法简单用挚友二字来糊弄的，殷郊也并非不通人事到这般地步。可是他又横生恶意，他想怎么样，殷郊，你看到便是看到了，那你意欲如何？我确实对你心怀不轨，我并非只是把你当朋友，我对你的好夹杂了这些，并没有你想的那般纯粹。你殷郊可以把那段时日一句带过，我姬发便也要把我这段感情简单带过，我们心照不宣地互相掩饰过去，谁都没资格说谁。

殷郊看他神色紧绷，又说：“你紧张什么？你沐浴就寝的模样自然不会看，师尊给我看的都是你骑马征战的时候。”

“你已经是大英雄了，姬发。”殷郊只是很专注地看着姬发，随即缓缓露出一个笑来，其实姬发已经很久没看过殷郊这样笑了。从冀州回了朝歌之后，桩桩件件的事情接踵而来，殷郊总是蹙眉，面上带着散不去的忧愁。轩辕坟那场雪崩埋了多少东西，一切皆从那场雪崩开始，起初崩塌的是雪山，而后是大商，君臣情谊和血肉亲情，皆埋在那层厚厚的白雪下了，还有他的殷郊。

“你开心吗？”姬发听见自己这样问。其实他想问的不止是这些，他想问的事情太多，他太忧心殷郊了，他太……他总是遇到殷郊便这样，太过喜悦，太过担忧，太过控制不住他自己。

“见到你，我便觉得开心。”殷郊上前抱住姬发，他比姬发高出些许，姬发的眼睛正对上他颈间那道细细的红线。

姬发迟迟没有动作，殷郊有点忐忑，怎么，难道是商王之子 and 西岐少主还是不宜这般亲

密吗？他正欲松手，姬发却死死按住他的腰，力气大到殷郊都吃痛，而后他觉得颈间有些潮意，眼泪分明是凉的，为何又这样滚烫呢？

殷郊并不说痛，也不说姬发你怎么哭了，他只是轻轻叹了一声，又轻轻说：“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好久不见，我好想你。”

姬发想：殷郊是很会拿捏他的，向来如此。殷寿和姜后之子，本就不会愚笨平庸。殷郊从小便学朝政制衡、驭人之道，他并非不懂，而是太精于此道了，运用得自然无比，甚至是漫不经心，殷郊总是算计好的。知道他会生气，便连说几句“我好想你”来哄得他晕头转向，又装乖卖巧，只不提自己在昆仑的经历，让他一时忘了，或者说不舍得开口质问殷郊了。

然而他终归是要问的，绝不能放过殷郊这一回。姬发下了朝便匆匆赶去殷郊所在寝宫，宫人说殷郊方才已经沐浴歇下，姬发推开殿门，殿内空空如也，那寝床上的被褥都未曾动过，还是平整如初。

姬发冷笑一声，宫人便齐齐跪地不敢起身。姬发挥手让他们起来，面沉如霜：“我不怪罪你们，他是修道之人，施展遁术便可远走高飞。”

我只怪罪我自己，竟又让他在我眼前离去。

“我去你寝宫寻你，宫人却说你来我这里了。”

听见殷郊的声音，姬发猛的转身，殷郊歪头看他：“我们又想到一处去了，是不是？我想你了，才去寻你，料你也是。”

殷郊又在哄他。往常的殷郊不常说这样的话，殷郊就是知道他爱听才这般讲，不然殷郊只会拍着掌憨笑说好巧啊好巧啊！姬发咬牙，一面拉着殷郊的手往他的寝宫走，一面说：太子殿下且收收您的神通吧，对我就不必如此了。

殷郊讪笑两声，小声嘟囔：“我哄过头了么？”

殷郊其实嘴甜，惯会说好听话哄人。平常不怎么说，是因为殷寿不喜欢，斥他身为堂堂男儿却如同王之宠佞一般，只会说些讨好话。可是同家人朋友撒撒娇又如何了？姜后和帝乙便很喜欢，姬发也喜欢。他们偶有急行军的训练，只带干粮，中午并不起火烧饭，干粮也是有定额的，殷郊吃不饱但也忍着，只是他吃不饱时，面色就会不自觉忧愁起来，姬发一看就知道殷郊是饿着了，偷偷从行囊里拿出一个烙饼：“殷郊，殷郊。”

“姬发，我就知道总是你待我最~好~”殷郊尾音微微上扬，勾得姬发心头泛起一阵痒意。姬发缩了缩手指，又把烙饼收了回去，殷郊瞪大眼睛：“你怎么还收回去呀！”

“我哄过头了么？”殷郊问。

姬发没好气地说：“给个饼便待你最好了，那明日谁给你两个饼，是不是又越过我成了待你最好的人了？”

“你和其他人不一样。”殷郊眨眨眼，“我在心里给你单列一张榜单，偷偷给我烙饼的姬发排第一，把饼收回去的姬发便是最后一名。”

姬发红着脸摸出两个烙饼塞在殷郊手里：“你就吃吧！别说话了！”

姬发还在想往事，眼前的殷郊又开始了：“你就放过我这一回吧。”

“你以为还只是一两个烙饼的事吗？”姬发没好气地回道，“今夜你必是给我说出来。”

“我本就是要说的。”殷郊说。好吧，说便说，总归今夜夜长。他说哪吒杨戬带着他上了昆仑，而后广成子给他喂下七粒仙豆，给他接了头，他醒来后拜了广成子为师，广成子又教了他法术，给了他一些傍身的法宝才让他下山。下山后他便直奔西岐，只等助文王一同伐纣，杀了殷寿。

殷郊的声音越来越轻，因为他看到姬发的眼睛已经渐渐闭上。睡吧，殷郊想，好好睡一觉。他伸出右手，想要抚平姬发在睡梦中也皱起的眉头，却发现右手被姬发紧紧抓着，不得脱身。

殷郊失笑。他用眼睛细细描摹着姬发的眉眼，他想姬发长得真好看，眉毛好看，眼睛好看，鼻子好看，嘴巴好看，哪里都好看。笑起来的时候最好看，哭起来的时候最难看，还是少落泪为好。

他在昆仑时急着下山，广成子说姬发早已平安回了西岐，现下是西周太子，宫人好生伺候着，侍卫尽心保护着，前呼后拥的，你有什么好挂心的？广成子一边说着一边开了天地镜，将那镜子往殷郊面前一放，你看吧，我都说他在人间过得好着呢。半晌没听殷郊应声，广成子低头一看，殷郊眼角噙泪，眼睛一眨，那将落未落的泪水便一滴滴淌了下来。

广成子吓了一跳，心想西周太子是死了么，这么大的事情姜子牙怎么不遣哪吒杨戬上来知会一声，他急忙看了一眼镜子，发现那西周太子只是梦魇了，大声喊着殷郊又惊醒起来，狼狈模样并不比他身边哭得猛吸鼻子的小弟子好上多少。

痴儿！广成子见不得殷郊在情情爱爱这些小事上绊手绊脚，却也不忍斥责刚收来的第一个徒弟，回身去洞府里翻了一堆法宝往殷郊怀里一塞，道：“你下山去吧！灭了殷就赶紧回来，莫要在凡间逗留。”

殷郊没有向姬发提起这些，姬发不愿意让他知道的，他便配合地佯作无知无觉。

你夜夜惊梦，所梦之人皆为我。

可是殷郊怎么舍得让姬发因为他惊惧，因为他难过呢。

“殷郊，殷郊！”姬发闭着眼，连喊几声，殷郊知是他梦魇了，回道：“我在。”

“殷郊……”

“我在。”

“殷郊……”

殷郊握紧姬发的手，想了想又松开，姬发在睡梦中也感知到他的挣脱之意，眼皮微动，似乎要醒来，殷郊立即将手指插入姬发指缝，十指相扣：“我就在这里，哪里都不去。”

他只是想换一个牵手的姿势罢了！

姬发醒来，一睁眼看到的便是殷郊。殷郊坐在床边，见他醒了，晃了晃他的手：“我们去用早膳吧。”

“我让宫人呈上来。”姬发不说话了，他盯着那只与殷郊十指相扣的右手，殷郊说：“我想吃面。”

“那就吃面。”姬发说。

“哦，那我先去找师兄了！”殷郊露出一个笑来，“刚刚师兄就来过，我说等你醒了我再过

去，现在我要过去了。”

“好。”

殷郊向他汇报了自己要去哪里之后便走了，他的衣衫整整齐齐，姬发想他怎起得那般早，又是谁为他穿好了衣衫？行军时，夜晚也要保持警惕，姬发多年来养成了一个觉浅的习惯，断不会宫人进屋为殷郊更衣也无知无觉。他唤宫人进来：“殿下早上是几时起的？谁为殿下更了衣？”

宫人轻声细语答道：“殿下，您说的殿下是指那位公子吗？”

“……是。”

“殿下，仆并不知晓那位公子是几时起的，他没有唤过我们，我们也无人为他更衣。半个时辰前，仙人来找过那位公子，他也并未出殿，仙人说了一声知晓了就离开了。”

殷郊大概是怕吵醒他，便用神识给杨戩传了话，所以宫人什么都没有听到。

“仆猜测，”宫人小心翼翼开口，见姬发点头示意，她才继续说道，“那位公子应当彻夜未眠。殿内灯火未熄，仆在殿外守夜，那位公子的影子被烛火映在窗纸上，他一直坐在您的榻边。”

宫人向姬发行礼，退到殿外。

姬发心神巨震：殷郊坐在他的床边守了他一夜，想来他的梦话也都被殷郊听到。他慌慌忙忙穿好朝服要去寻殷郊，殷郊便从外面回来了，若无其事地提起西岐城外好大一片麦田，他在朝歌都没见过，用过早膳后要去见姜子牙，哦，对了，姬发，今晚我们还是一起睡吧？

姬发终于忍不住了：“殷郊，你这人是没有心吗？”

“啊？”殷郊大惊，“你为何突然骂我？”

他快步走到姬发面前，将姬发的手紧紧按在他的胸口，触感温热，那颗心脏正在有力地跳动着，一下又一下，恍然间姬发似乎也听到了自己心脏的跳动声，怦怦、怦怦，两颗心脏合在一起，姬发甚至觉得头晕目眩，心脏共振之声震耳欲聋。

“我把我的心都捧到你面前了，”殷郊眼含笑意，“姬发，你当真没看见吗？”

“你没看见我的心，但我看见你的心了。”殷郊戏谑道，“太子我当过，太子妃我却没当过。不如我们西周太子封我一个太子妃试试？”

姬发转头就喊：“来人，笔墨，我去请……”

殷郊捂住姬发的嘴：“姬发你有病是不是！”

殷郊逞一时口舌之快，又想着要哄姬发，捡了些姬发爱听的话说，过了几年殷郊仍在后悔当时说了那一句太子妃，引得姬发在床上动不动便逼他喊夫君，他若是喊了，姬发便心满意足地说太子妃乖巧，他若不喊，姬发就阴阳怪气，好，你不做太子妃那便我做！姬发一声声唤他，殿下这里舒服吗，殿下，夫君……他被姬发羞得脸红，叫姬发闭嘴，姬发说好吧，那你亲亲我，我便不说了。

姬发不说了。

我们英明贤武的王啊，您既已奉承天命灭了殷商，建立姬周，报了父兄之仇，又还天下百姓安宁，您于阵前立下的誓言都一一实现，为何还终日郁郁不乐，悒悒快快呢？您究竟在忧心什么，又在愤怒什么呢？天命不可违，您执意去颠覆天道注定的因果，是不会有结局的。

宫人都被姬发遣去，大卜跪坐于大殿下，王未曾开口，他便一动也不敢动，大滴的汗水从他额前落下，一滴又一滴。

他听见王拾级而下，一步一步，从那王座走了下来。他看见王的赤舄就停在他伏地的双手前方，看见王那镶着犹如朝日般浑圆红润的金乌之珠的朱衣袍角就垂在他的眼前。

金乌衔玉珠，从东方飞起，又降于西山，那玉珠日日受太阳光辉照耀，色如火，形如朝阳，正合了周朝尚火崇赤的风气。在天界，此物并不稀罕，在人间，却是难得。从何得来这般多的金乌之珠，以致可以奢靡得只将它用来镶于朝服的袍角？

“大卜请起。”武王温和地将大卜的手扶起：“孤还未说今日召你前来是为何事，大卜竟先开口了。”

大卜不住地颤抖：武王不同于文王，本就不信什么占卜之道，也不信天命之说，除了照常宗庙祭祀之外，从未因为卦算之事召见他。他对卜算也不如前任大卜精通，然而他却比前任大卜更为通晓察言观色、君臣之道，不该说的事情他便不说，绝不会因为前朝太子、太岁神君日日伴于王侧而向王谏言。

他本不该说的——但他昨夜在梦中见到了中天紫微北极大帝，神仙有命，他不敢不从，况且，那是中天紫微北极大帝。

“大卜的为人，孤是知晓的。”武王似笑非笑，“中庸圆滑，断然不会讲违逆王心之言。”

“恐怕，是天上有人托你讲这些了。”武王说，“是我的兄长？”

“回禀王上，正是中天紫微北极大帝。”

武王低低笑了一声：“那孤也无甚可问了。大卜请回吧。”

大卜恭恭敬敬再叩首，他抬起头时，只看见那抹赤色的背影消失在大殿之后，如火般燃烧的鲜艳红色竟显出一些颓势来。他们的王，贤明果决、励精图治，正值壮年。周之国运如正午之阳，赫赫有光。

可天上紫微星却渐渐黯淡了。

武王不曾问，中天紫微北极大帝不曾说，但大卜心已明了。不求长生，但求延年，天道不仁，这样好的君王，便在人间多留几年又如何呢。

殷郊，殷郊，我还剩多少岁月，你又会在我身边陪我多久？

殷郊倏地抬头，殿内灯火明亮，他看见年轻俊秀的武王坐在案边，平静地看着他。岁月还来不及在武王身上留下痕迹，除了眉眼更加锐利、气质更加沉稳些，姬发的样貌与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

性格也是。姬发想问的，终归还是会问的。他起先会将疑惑困在心里，寻找着可供论证他那些疑惑的事实，然后才问出来：其实他已经不是在问，他只是在陈述。殷郊，我时日无

多，你多陪陪我。

殷郊苦笑：“我总是瞒不过你。”

“两年。”殷郊的声音干涩，“还有两年。”

克殷不过一年，姬发却只剩两年可活。他先前想过这个问题，仙人容貌不改，长生无死，凡人却终将垂垂老矣，命灯陨灭，魂归地府。待他封神之后，才窥见人间帝王的命数，原来他竟看不到也等不到姬发音容渐衰的时候。上天留给姬发的时间很少，少到不足以变老，便要先离去了。

“哦，也好。”姬发说，“我觉得我老了应该就没有现在好看了。”

“听说仙子都长得很好看，”姬发叹气，“你见了我老去的样子，回了天上看到年轻貌美的仙子.....啊！”

太岁神狠狠掐了一把武王的手臂，武王吃痛，太岁神怒目而视：“姬发！”

殷郊真的生气了，他并不是气姬发猜想他轻易移情别恋，而是气姬发不忍见他忧心此事，竟还拿自己死后的事情来嘴贫逗他开心，气姬发分明悻悻快快，却又装作不在意。他甩袖而走，姬发拉住他的袖角：“不要走。”

殷郊便长长地叹气：“我不走。”

不要走。即便武王想说不准走，也无从说起。人间帝王，享有天下，这块土地上的人、事、物皆是他之所有，皆归他管辖，唯独他面前的殷郊是神仙，超脱于人间，纵然殷郊也站在这块土地上，却不是他的所有物，他无法对殷郊说准许或者不准许，因为神仙不必遵循人间法规，帝王命令。违背王命又如何，难道青铜铸造的牢房和锁链还能关得住神仙？

定然是关不住的。但或许，倘若那个神仙是殷郊，倘若那个帝王是姬发，就是例外了。武王便是神君的锁链，锁链不断，神君便哪里都去不得。

“你给我画幅肖像，来世再来寻我。”姬发闷闷道。殷郊正要讲他琴艺尚可，画技实在不精，武王又皱眉：“不行。”

不记得殷郊的姬发，还是姬发吗？姬发惶惶地想，他觉得不可能有哪个姬发不会爱上殷郊的，可那个姬发也许只是有他的皮相，没有他的记忆，即便和殷郊相爱，那也不是他了，却又让那个姬发白得一个殷郊，哪有这样的好事？凭什么有这样的好事？

姬发想来想去都觉得别扭，可是要他将他心里所想说出来，殷郊恐怕要嘲笑他竟连自己的醋都吃。他对殷郊的独占欲便是这么强，一想到下一世的自己也会同他一起拥有殷郊，也难以忍受。

饶是殷郊，也想不到姬发的心思如此千回百转。二十八岁、杀伐果断的人间帝王怎会如此纠结情爱之事，以至于像一个年方二八的少年人。殷郊以为是姬发也想起他那拙劣的画技：“那、那我同宫中画师再学一学？”

“不用。”姬发已是想好了，他说：“我去学。”

姬发学的不是作画，而是塑像。殷郊要跟着一一起去，姬发却不让他看。殷郊说我不看便是了，姬发说你也不准使了术法隐身偷看，殷郊嗤笑：我向来光明磊落！

殷郊偷偷摸摸隐了身去到偏殿，发现那塑像被一块红布罩着，上书六个大字：殷郊不准偷

看。

殷郊恼怒，却又不能发作，没去看过怎么知道姬发写了那六个字呢？姬发下了朝，换上常服，想同往常一般亲亲殷郊，殷郊迅捷地退到两步之外，姬发便悟了：“你去偷看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殷郊说。

“不然你怎么这样生气？都不让我亲。你肯定是去看了。”

“我没看。”

于是殷郊忍气吞声走回来，由着姬发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

姬发愧疚地说：“我不该疑心你是不讲诚信的人，殷郊，我错了。”

但其实姬发心想：殷郊一定是去看了。殷郊若是没去，被他这样怀疑，定然会生气的。

“过些日子再给你看。”姬发又去牵殷郊的手，殷郊见到姬发的手指被砂纸磨得破了皮，他对姬发的手指轻轻吹气，姬发觉得痒，将手缩了缩，又好奇地摊开：“你施了什么术法吗？”

他看来看去也没看出什么，伤口依旧在，也不见好转。是神仙的术法失灵了？

“没有，就是吹了吹。”殷郊面无表情，“我叫你长个记性，好让你下次小心点，不要再伤到自己。”

“.....”

熄了烛火，姬发纵然看不见，可也非无知无觉，更何况殷郊实在摸得太明显。他抓住殷郊正摸到他胸口的手：“你想了？”

殷郊认真思考片刻：“也不是很想。”

“那你在摸什么？”

殷郊反抓住姬发的手：“伤口疼吗？”

姬发在战场上什么样的伤都受过，入骨的流箭，砍在他肩头的刀，刺入他大腿的枪，这等破皮的小伤，若不是殷郊提起，姬发都忘记了。恐怕等到明天，这伤口都要痊愈了。

“有点疼。”

指尖清凉，姬发再摸，那伤口已经没有了。姬发引以为豪：“我家有个小神仙。”

殷郊不满，纠正武王：“大神仙。”

姬发说：“大神仙，凡人有一事相求。”

大神仙说：“什么事？”

姬发说：“我想。”

“.....”

姬发说过些日子就给殷郊看，过些是多久呢？以人类寿命来说，过些日子大概是几天，半个月，姬发许是考虑到仙人长生无死，几天半个月也不过弹指一瞬，因此他讲的过些日子是两年。

姬发已缠绵病榻多日，但他看起来并不如何病入膏肓，甚至颇为神采奕奕，比昼夜不眠，骑马从齐鲁赶来朝歌的姜文焕还要精神些。姜文焕反而气若游丝，他唤了一声姬发，姬发吓了一跳：“你怎这般虚弱？不妨你来这儿躺一躺，我下来走几步。”

姜文焕被他气得呵呵笑了两声。

殷郊也大惊，他说早知我去东鲁带你来，施个遁术便好，很快的。姜文焕说算了吧，我喜欢骑马。

现下的姬发恐怕是殷郊离了他视线一瞬都不行，哪能准许殷郊去东鲁带姜文焕来呢？姬发也心知肚明，所以他说：“哎，没事，你总归要回去的，待我死了之后让殷郊送你回东鲁。”

姜文焕冷笑：“臣先谢过大王了。”

他们聊了聊些许过去的事，过去的人。姬发讲：“你再想想有什么要回忆的，我死了，等殷郊也走了就没人同你说这些了，你只能自己同自己讲了。”

姜文焕想了很久：“没有了……等下，我又想起一件事来。有一年中秋，我私藏一坛桂花酿，是不是被你和殷郊偷偷拿走的？”

姬发说：“是崇应彪。”

姜文焕：“我不信。”

殷郊说：“其实是鄂顺和姬发偷的，被崇应彪撞见了，最后我们一同喝了。”

“你们居然不叫我！”

“他哭了。”姬发拉着殷郊的手，对殷郊讲悄悄话，以姜文焕也能听到的声量：“一坛酒而已，你表弟气量好小。”

姜文焕今年不过三十，已经失去父亲，失去姑姑，失去过诸多朋友和兄弟。他其实已经算是气量广大，失去这般多，他也只同上天计较一些分别和送别的差异，有时他来不及送别便已经要分别了，现下还能送姬发一程，姜文焕已经觉得幸运。

“下辈子我要找你们讨债了，还我酒来。”姜文焕说。“我气量小，偏要和你们计较。”

“你来就是了。”姬发闭上眼，又说：“殷郊，你不要来，我会来寻你的。”

而后姜文焕轻声说，他走了。殷郊无声地落泪，姜文焕拍了拍殷郊的肩，一如多年前他们一同送走姜文焕的父亲，殷郊的母亲，现下他们送走了姜文焕的好友，殷郊的爱人，和周武王。

殷郊送姜文焕回东鲁前，还要再去做一件事。姬发说待他走了便可以去看那尊塑像了，殷郊大抵猜到是什么了，他走到偏殿，那块红布被姬发收到一旁，塑像端端正正摆放在殿内中央。

太岁神君像。

难怪姬发雕了许多时日，这塑像太过精细，姬发将他在朝歌时常穿的那套朝服的腰带的蓝色镶边都细细地做了上去，殷郊自己都未曾意识到那套朝服有这样多的细节。

殷郊觉得很痛，好像哪里都痛，从全身上下的骨髓身处迸发出的一种苦痛，最终在心口汇聚。原来姬发当时在高台上看着他被斩首便是这样的心情吗？

殷郊很想念姬发，很想念很想念。

他们分别于一个时辰前。

不知道重逢是何时的分别总要更痛苦一些。

Chapter End Notes

看了应当没有很难过吧！因为我写不出什么特别伤感的文字.....我本来想叫所有看到这一章的人都哭得眼泪直流然而我写不出来...！

#想姬发的风还是吹到了太岁殿# #殷郊在太岁殿很想姬发#
#对不起。！#

End Notes

感觉因为暗示给得很明显所以大概已经能猜出来了我就直接说吧hhhhhh设定是殷郊和鄂顺并不是转世，而是以神仙身份下凡了，没有入封神榜的姬发和姜文焕是转世。涉及到宗教的部分并没有详细考据，因为博主是文盲所以抱歉.....学校相关部分也同样，因为我不是学农的我也不知道农学生的试验株到底会不会这么容易被破坏啊啊啊啊啊啊！

以及称呼问题，我也不懂亲戚称呼啦用亲戚计算器算了一下发现殷郊要喊鄂顺叔眷舅表哥/弟，我就简化为表哥表弟了~很喜欢我们萌萌的表兄弟组.....博主设定殷郊比姜文焕和鄂顺大几个月，哼哼，全都要喊我们郊郊哥哥！^^一点想看郊郊哥的私心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